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崇禧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食邑三千

百食實封貳萬紫金魚袋臣司馬

光

奉

敕編集

唐紀五十一

一起關逢閏茂六月盡上
章執徐凡六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絨與
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秘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絨又詐為其
父書遣裨將陳榮詣王武俊假貸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獎
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
有求也使榮歸寄聲具責絨昭義步軍都虞候王延貴汝州梁人也素
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
貴守進至上黨絨稱抱真有疾不能見三日絨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
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絨愕
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絨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絨懼乃歸發喪以
使印及管鑰授監軍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絨赴東都元仲經
出走延貴悉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義軍事雲南王

異牟尋遣其弟湊羅練獻地圖主頁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爲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 御史中丞穆贊按度支更贓罪裴延齡欲出之贊不從延齡譖之貶饒州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贊寧之子也 韋臯奏破吐蕃於峨和城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爲昭義留後賜名虔休昭義行軍司馬攝洛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爲留後意不平表請以磁邢洛別爲一鎮昭義精兵多在山東誼厚資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之不從臨洛守將夏侯宣以城歸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洛州定蕃帥其衆二千叛歸誼正卿退還詔以誼爲饒州刺史誼不行虔休自將兵攻之引洛水以灌城 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攻孫公器於邕州 九月王虔休破元誼兵進拔雞澤 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湏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

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凡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救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無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龍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曰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皞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美

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詔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
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
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
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
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
悅待延齡益厚十二月王度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洛州元誼出兵擊
之度休不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大半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
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曰矩贄於上趙憬之又相也贄實引
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
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
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初勃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
早死族弟元義立元義猜虐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璵是爲成王改
元中興華璵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是爲康王改元正歷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爲兗州都督勃海王陸贄既罷相
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鈺當於贄奮旱延

齡奏言贊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贊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汀州長史銍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相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今天子信用茲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能執易崔郊等守延英門上䟽論延齡姦佞執掌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全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

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䟽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䟽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萬餘衆 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跋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 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後李萬榮昭義左司馬領留後王虔休皆為節度使 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神通之五世孫也 庚寅遣祕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癸巳以李說為河東留後知府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王定遠自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易置諸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將彭令茵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聞之直指說拔刀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貯敕及告身二十餘通示之曰有敕令說詣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

為留後諸君皆遷官衆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箱中皆定遠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衆曰敕告皆偽不可受也定遠走登乾陽樓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為枯井所傷而死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 閏月戊辰元誼以洛州詐降王虔休遣裨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 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撫使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為兵馬使因衆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丑以懷信為橫海留後 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洛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上釋不問命田緒安撫之 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已巳加嚴震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 三月甲午韋臯奏降西南蠻高萬唐等二萬餘口 乙巳以閑廐宮苑使李齊運為禮部尚書戶部侍郎裴延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丙辰韶王暹薨 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

主子之以爲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生
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爲留後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
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上悅之
旬日遷右補闕始有寵五月丙申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暴薨監軍楊
明義請都虞候楊朝晟權知留後甲辰以朝晟爲邠寧節度使六月
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竇文場監句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爲護軍中尉
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恭皆爲中護軍初上置六統
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府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
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
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
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
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也文場叩頭
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皆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
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
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
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爲行軍司馬宣歙觀察

使劉贊卒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綬蜀人也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為兵馬使甲申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不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何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不都虞候匡城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誅執迺送京師秋七月乙未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為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鄧惟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即與廉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人為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

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
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
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
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戊戌
韓王迴薨 壬子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
錢其爲迺所脅邀逼制使者皆勿問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己巳
以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 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
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
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丙戌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趙憬薨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爲
儲帥李景略爲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
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
州李端公邪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中
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
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
上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盧邁得

風疾庚子賈耽私忌宰相絕班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 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壬子吐蕃寇慶州 冬十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並同平章事損玄暉之弟孫也嘗爲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十一月乙未以右補闕韋渠牟爲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陪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爲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宣武都虞候鄧惟恭內不自安潛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昌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己未詔免死汀州安置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 上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鄆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

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督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 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爲所留遂自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旣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吐蕃贊普乞立贊翠子足之前立 六月壬午韋臯奏吐蕃入寇雋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秋八月癸酉起復茂宗左衛將軍

同正左拾遺義興蔣人上疏諫以爲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未聞
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
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
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
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
昏九月己丑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邁以疾罷爲太子賓客冬十
月淮南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
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
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
罷役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
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官者爲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
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
宮市則斂手付與直僞不復可辨無敢論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
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
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
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

有農夫以驢負柴官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官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官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布官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軍曰彰義夏閏五月庚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韓全義爲夏綏銀宥節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衆赴鎮士卒以夏州磧鹵又盛夏不樂徙居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等全義踰城走都虞候高崇文誅首亂者衆然後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爲長武城都知兵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秋七月壬申給事中同平章事趙宗儒罷爲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遥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京兆君又湊屢言宮市之弊請委之府縣官者言湊屢奏宮市皆右金吾都

知趙洽田秀崑之謀也丙午洽秀崑坐流天德軍九月丙申以陝虢
觀察使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丁卯杞王倓薨彰武節度使吳
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太
學生許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
已已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
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
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
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
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
中道逸去冬十月丁酉通王諶薨庚子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
吐蕃於鹽州西北明州鎮將栗鍠殺刺史盧雲誘山越作亂攻陷浙
東州縣

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二月丁丑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乙酉
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
輕佻淫縱好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董晉薨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
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